

大板车

张明润

大板车很普通，也很简陋，木质的平板车身和一对木质车把，以及车把间挂连着的结实肩带，不带任何修饰，有时甚至一身沙土泥水，如同乡间朴实农民的形象，只是两个带有一点机械味道的橡胶钢丝车轮，赋予了它一丝高贵的身份和神秘感。

我对大板车最初的记忆，与四伯相关。四伯年轻时参加过抗美援朝，后来在县城里拉大板车，再后来不知为什么，四伯在城里待不下去了，那年初夏的一天，四伯用大板车拉着一家人回到乡下，从此在乡下老屋定居。那年我才六七岁吧，那天，四伯将大板车拉到村屋前时，村里许多人出来帮四伯从车上卸东西，我也跟上前去看热闹。

我还不认识四伯，我的注意力也不在四伯身上，我甚至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个身高马大的男人我应该叫他四伯，四伯这个称谓又意味着什么。我只注意大板车，兴趣满满地摸着那两个橡胶钢丝车轮。不料被四伯看见了，厉声喝叫：不要乱摸，车轮扎手！我没想到四伯会这么凶，但我不在乎，村里人我都熟，大家都在帮你忙呢，你还凶？我不怕你凶。

后来，我和四伯熟了，发现四伯干庄稼活有些笨拙，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味道。也许因为这种笨拙让他觉得心虚，平时待人很和气，对我也温和，不像刚来那天那样凶。我还不懂多少世事，常常不识时务地问他拉大板车的事，四伯突然又板起脸，不愿说半句，有时最多喉咙里“哼哼”两声，表示不屑于跟一个孩子说那些。

那些年，一到冬闲，村里人就要去七八里外的罗山口整修水库，男人一部分拉大板车，从一边山坳里拉石头到水库大坝，一部分在大坝上夯木夯，女人用铁锤砸石子。四伯理所当然被队长安排拉大板车，那是他的本行，队长自然不会浪费他这么一个好资源。

星期天或是寒假，村里半大不小的孩子也去修水库，跟在女人堆里砸石子，给家里挣点工分。我也去了，除了挣点工分，还有一个私心，就是想坐坐大板车。一早，村里人出发了，几辆大板车浩浩荡荡在前面开路，四伯往往又在在大板车队的最前面。一些妇女懒得走路，就坐在男人的大板车上，有些不拉车的男人也想坐，和女人争抢，一时车队里男女声混杂，嘻嘻哈哈，打情骂俏。我稳稳地坐在四伯的车上，这种稳，只是说有四伯照护，没人抢得我的位置去，其实车上一点都不稳，路崎岖不平，大板车一路颠簸，有时屁股颠得蹦出老高，冬天早晨的风迎面吹来，刀割一样，但我仍然觉得惬意极了。

在水库大坝，四伯和一帮大男

人从那边山坳拉石头过来，拉一趟得大半个时辰。我远远望去，大板车一辆接一辆，车上的石头亮得晃眼，拉车的人一个个匍匐着，脸几乎要贴在路面上了，我分辨不出谁是谁，近了，听见他们粗重的喘息，紧紧绷着的肩带深深嵌进他们肩里。大冬天的，他们脱得只剩下夹衣，却满脸汗水。他们在大坝上卸下石头，长吁一口气，相互抱怨山坳那边的路一点都不平，顺带骂一些脏话，然后，拉着空车再去拉下一趟。

自从在水库大坝见过拉石头的



翠雾 汤青 摄

大板车队后，我就再也没问过四伯在城里拉大板车的事。

那年，一位县城的亲戚帮我家买了一些用作打家具的树段子，父亲吩咐三哥拉大板车去把那些树段子拉回来，让我一道去帮帮三哥的手。那是夏天，白天太阳紧，三哥装好车后，迟迟不动身回程，只是带着我在县城转悠，见见世面。我急了，说快晚上怎么好？三哥却若无其事，说晚上好，路上汽车少，也凉快些，有星星照亮，看得见路。

我们走了不到几里路，天就黑了。果然没错，天上有星星，看得见路，汽车很少，公路也较平，三哥拉着车如入无人之境，走得飞快，我在车后帮着推，其实我没用什么劲，倒是三哥拉着车带我一路小跑。过岔路口、刘洋畈，穿太子山……我们一气走了十几里，很快就到了枫香岭脚下。这时，三哥停下来。枫香岭又长又陡，我知道，三哥歇下来，是好积蓄力气上岭。三哥喝了一大瓷碗水，摸摸肚子，放了几个响屁。晚风吹起来了，很凉快，但三哥的屁很臭，我不想闻，躲到车的另一边，装模作样地用草帽往身上扇着风。

歇足了，上岭了，三哥这下快不起来了，就像四伯他们在山坳里拉石头那样，身子匍匐着，脸几乎贴到地面，气喘吁吁，紧紧绷着的肩带深深嵌进他肩里。车轮与路面摩擦，发出钝钝的硬丝丝的响声。我

也弯下身，喘着气，在车后使劲地推。三哥心疼我用劲，一边粗重地喘气，一边低沉着声说，上到岭头就好了，上到岭头你就有好日子过了。

终于上了岭头。三哥又停下来，歇了一口气，走到车后，让我坐到车上，叮嘱我一定要将绑好的树段子抓稳，说，你马上就有好日子过了。随后，上前把着车下岭。现在，三哥跟上岭的姿势完全不一样，不是将车把往下压，而是绷直身子，用力将车把往上扳，让车后的拖板与路面增加摩擦，以减缓车



速。但大板车还是顺着公路往前冲，不像是三哥拉着车，而是车子推着他往前赶。我坐在车上，抓稳树段子，过着三哥说的“好日子”。

关于大板车，我曾听大哥说过他的一次经历。那次，他在公路上拉一车水泥砖，走到一个弯道，迎面驶来一辆货车，他本能地将车往路基边靠，但恰好那段路基边有一块大石条挡着，货车刹车转向不及，眼看就要撞上了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他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拼命将车轮拉过了大石条。大哥说，事后，自己怎么都不相信当时哪来那么大的劲。

村里许多人说大哥是吹牛，但我相信大哥说的是真的，他的那次经历让我想起李广射石的故事。李广误将草丛中的石头当作了老虎，搭箭怒射，整个箭头都射进了石头里，但知道是石头后再射，就怎么也射不进去了。这充分说明人在遇见危急情况时，能产生平时不能发出的惊人的爆发力。大哥将车轮拉过了那块石条，如果让他再拉一次，肯定怎么都不会拉过去。也许，类似的事情许多人都碰上过，只是，一生中也只能碰上一次吧。

1980年代中期，我来到这座沿江城市工作，正赶上改革开放以来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浪潮，随处可见建筑工地，最让我惊住的，是大街的人行道上不时经过的大板车队，车上装满钢筋、水泥等建筑材料，拉车的人如同我四伯和许多村

里人一样，匍匐着身子，气喘吁吁，一步一步蜗牛般前行。骑自行车的城里人从大板车队身边驶过，不停地按着车铃，不是要拉大板车的人让道，只是提醒他们不要拉偏了，以免相互发生碰撞。拉大板车的人也不时发出“荷荷”的叫声，同样是提醒边上的行人走稳点，不要被大板车碰着。

我那时常常骑车从大板车队边驶过，但我从没按过车铃，我非常小心地慢慢骑过去，有时索性下来推着车，伴着大板车走。其实，我知道按车铃不会影响大板车队，按车铃是城里骑车的人与拉车的人早就形成的一种默契，一种良善的相互提醒。但我总是不忍按，似乎觉得一按车铃，就会增加一份大板车的重量，就要多消耗拉车人的一份力气。

那时，农民工正向城市蜂拥而来，那些在城里拉大板车的大多是农民工。我老家村子就有许多人来这座城市打工，基本都在建筑工地上，也有些是拉大板车。我有位堂侄，只比我小五岁，一连参加三次高考都以微小的分差而落榜。家里人认为是他读书不发狠，暑假期间让人带他来城里打工，尝尝辣味，并叮嘱我说说他，劝他发狠读书。堂侄来到城里，就是拉大板车。晚上，我让堂侄来我的房间和我一块睡，我记住他家人的叮嘱，想说他几句，但见他被太阳晒得油黑的脸，他肩膀上被大板车的肩带勒出的深深的红红的勒痕，我实在不忍说出口。其实，我也没机会说，堂侄洗过澡后，就累得倒在床上呼呼睡着了。

第二年，堂侄高考录取了，他填的志愿是一所建筑学院，毕业后，在另一座沿江城市从事建筑事业，再后来，他下海当起了建筑业老板，发展得很不错。有一年冬天，我去看他，他开着自己的车带我满城转悠，不时停下，指着某一栋楼房说，这就是他的公司建的。他一脸骄傲，而我看着那些挺拔的楼房，不知为什么，眼前又浮现出堂侄那年盛夏拉大板车的身影，还有四伯，村里人，以及城里的大板车队，都朝我脑海里蜂拥而来。

如今，无论是乡村，还是城市，大板车都很少见了。大板车，似乎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，但我还是时时想起它，想起它的质朴，想起它的轻盈和沉重。

